

ZHEJIANGSHENG DANGDAI XIJUJIA CONGSHU

浙江省当代戏剧家丛书



谭均华



谭均华剧作选

TANJUNHUA JUZUOXUAN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浙江省当代戏剧家丛书
PDG

細寫傳奇學竺翁
譚家父子畢生功
書成喜作超山頌
兩代梅開一樣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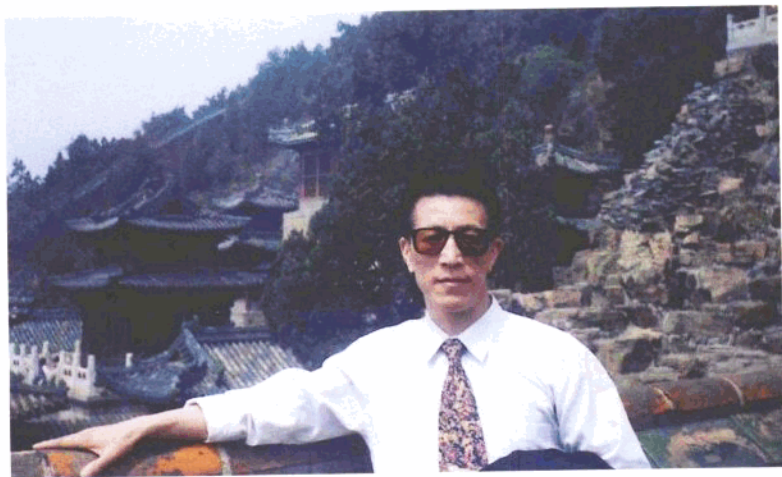


譚均華劇作選 出版誌賀

二〇〇二年一月

顧錫東





▲ 在北京颐和园（1996年）



▲ 和剧作家包朝赞合影于超山梅苑（1992年）



◀ 著名剧作家、父亲谭德慧（1986年）



▲ 随省剧作家“延安情怀—钱江浪花”采风团在延安（2002年）



▲ 《罗家小将》剧照（1994年）



▲ 《催春柳》剧照（1989年）



▲ 《妈妈，你不要哭》剧照（1995年）



▲ 《妈妈，你不要哭》剧照（1995年）



▲ 《杨乃武》剧照（1999年）



▲ 《杨乃武》剧照（1999年）



▲ 《燕归来》剧照（2000年）



▲ 《天鹅劫》剧照（2001年）

总 序

林晓峰

作为“文化之邦”的浙江，远在五万年以前，就有“建德人”生活在这里，开辟草莱，揭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。自古以来，浙江山川秀丽、人文荟萃。仅从文学艺术界来说，从南北朝的沈约、谢灵运、到近代的龚自珍、王国维，到现代的鲁迅、茅盾、郁达夫，都在我国的文学艺术史上，占有非常重要地位。作为戏剧来说，中国最早的、成熟的戏剧——南戏，就是我们浙江形成的。浙江是中国戏剧的故乡。为此，我作为浙江人，感到十分自豪。

建国以来，我们浙江省文学艺术的发展，更是全面地繁荣起来。作为文学艺术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的戏剧，更是在全国有着突出的地位，出了一大批好戏。昆剧《十五贯》、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、甬剧《两兄弟》、越剧《五姑娘》在五十年代就轰动全国；到了六十年代，越剧《胭脂》、《山花烂漫》、绍剧《于谦》、甬剧《亮眼哥》等好戏使全国的戏剧界对浙江刮目相看；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，我省的越剧《五女拜寿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巧凤》、《陆游与唐婉》、《汉宫怨》、《乾嘉巨案》等，又一次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为了使这样一大批的剧作传之后世,使后人能够有一个学习与借鉴的机会,使我们的戏剧传统能发扬光大,从一九九零年开始,我们就着手抓剧作家选集的出版工作。当时,我们戏剧界的老前辈李光耀、沈祖安、王秀涛同志,就不辞辛劳,为我们老一辈的剧作家出书。1990年,出版了《顾锡东剧作选》和史行同志的《艺海扬帆》论文集;1991年,出版了《魏峨双戈剧作选》;1993年,出版了《陈静、贝庚、金松剧作选》和《胡小孩剧作选》;1994年,出版了沈祖安同志的论文集《变与不变》;1995年,出版了《谭伟剧作选》和《徐为剧作选》。这样,从1990年到1999年的十年中,我们为史行、顾锡东、钱法成、魏峨、胡小孩、沈祖安、陈静、贝庚、金松、谭伟、尤文贵、徐为等12位剧作家、导演、评论家出版了9本专著。这是我省的第一套戏剧丛书。这些专著的出版,为繁荣我省的戏剧创作,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。并将因时间的延伸,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意义。

与此同时,在这些老一辈戏剧家的影响下,我们中青年的剧作家在健康成长。他们的作品,也在全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。如话剧《日蚀》、《丰碑》;儿童剧《手拉手我们是朋友》、《白雪公主》和最近获“五个一工程奖”的《寒号鸟》;越剧《红丝错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梨花情》、《西施断缆》、《金凤与银燕》、《唐伯虎落第》、《春江月》、《孟姜女》;绍剧《大禹治水》、《咫尺灵山》;甬剧《浪子奇缘》、《爱情十字架》、《风雨一家人》;昆剧《张协状元》等等,都在全国产生了影响。还有一些老剧作家如天方,他的作品如《半把剪刀》、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等。为此,为这一批以中年剧作家为主的作品结集出版,以展示我省戏剧创作的成果,把我省戏剧创作上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,做好承先启后工作,成为我们新世纪的第一件重要任务。为此,从去年开始,我们省剧协开始编辑这一套丛书。由老一辈剧作家顾锡东、钱法成为主编,以省剧协主席顾颂恩为副主编,出版了天方、童汀苗、顾天高、张思聪、杨东标、包朝赞、戚天法、张烈、姚

博初、周贤珍、桂迎等十一位剧作家的10本剧作选。这里,除了天方属于老同志以外,其他都是中年剧作家。在这一批剧作家中,有写话剧的,也有写越剧、甬剧、昆剧、儿童剧的,还有从事校园戏剧的专家。他们的作品,一方面继承了老一辈剧作家的优良传统,体现了鲜明的浙江风格,又在前人的基础上,有所发展,创造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。这是我省出版的第二套戏剧丛书。

今天,我省的第三套丛书《浙江省当代戏剧家丛书》20册又将付梓。这套丛书在规模上要超过前二套丛书,而且在内容上,不单局限在剧本创作范围内,而是涵盖了戏剧理论、导演、舞美等多个门类,信息量十分丰富。这是一个很有价值、很有份量的文化工程。我相信,这项工作的意义是深远的。

首先,它可以使我们的好作品长期保存和流传。古人说: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戏剧作品,虽然是其生命力在于舞台,但要保存、流传下来,还是要有文字。在古代,幸亏有了剧本的印刷,我们到今天还可以看到南戏、元杂剧、明清传奇,象《张协状元》这样的剧本,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、我国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剧本。现在有了影视手段,可以保留戏剧,但文字的方式,仍然是不可替代的。就像影视不可能替代文学一样。

其次,它可以提供学习和借鉴。我们的创作,有没有继承是大不一样的。它有文野之分、高低之分、快慢之分。通过书本,可以发扬我们的文化传统,依靠着戏剧文学这样的形式,使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生生不息,发扬光大。

第三,它可以鼓励创作,促进创作。剧作家作品影响社会的存在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通过舞台的演出,让观众通过舞台形象去感受;另一种是以剧本的方式,以戏剧文学的方式,让读者通过阅读去感受。这两种方式都是必要的。我们的剧作家的作品,能搬上舞台当然最好,如果一时没有机会上演,通过出书,也为剧本找到了一种出路。同时通过出书,还可能会被更多的演出单位所了解,

多了一条推荐作者和上演作品的渠道,也为剧作家成名做了宣传工作。

为此,丛书编委会要我为此作序,我不敢推辞。愿我们的剧作家们,在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中,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,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主 编 寄 语

顾 颂 恩

两年前,老前辈顾锡东和钱法成先生主编的《浙江省当代剧作家丛书》出版了,省内外剧人无不叫好。11位剧作家的作品琳琅满目,多姿多彩,展示了新时期浙江戏剧的累累硕果,记录了一大批中青年剧作家为振兴浙江戏剧甘守清贫、百折不挠的前进足迹,令人感动。大凡好戏都有一个扎扎实实的“戏核”,随着时代审美时尚的变化不断去粗取精,改旧成新,成为久演不衰的优秀传统戏。《丛书》所编辑的不少作品都具有这种值得不断锤炼、历久弥精的可能。所以,这套《丛书》不仅是对往昔岁月的记录,更为浙江戏剧文库增添了可望传世的宝贵财富,弥足珍贵。正如顾锡东先生在《总序》中所说:“五十年来同路人,剧坛凝聚作家群。呕心沥血皆新篇,传世焉能不自珍。”

戏剧走到了21世纪,时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观众的审美空间变得无限宽广,古老的民族艺术既面临发展的机遇,更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
从20世纪80年代起,戏剧改革的呼声已一浪高过一浪。戏

剧家们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,极力要把日见离散的观众唤回剧场。于是,一大批富有改革精神的中青年编、导、音、美崭露头角,一批既精通艺术又擅长经营的文化精英应运而生。古老的传统重新被审视。有些戏剧家从戏曲发展的源头出发追根溯源,对如何振兴当代戏曲开出各种“民间药方”、“宫廷秘方”;有的戏剧新锐更是博采全球信息,作深度文化思考,对戏剧的未来绘出各种前景蓝图,标出各种创新路标。大家都在探索中思考,思考中探索。思考的焦点是:当代戏剧,特别是古老的戏曲怎样与时俱进?是“移步不换形”还是“移步又换形”?是保留传统还是“颠覆”传统?创作与运作,制作与炒作,以及戏剧团体的体制,艺术经营的机制等等,围绕戏剧运动的一系列新课题摆在了戏剧人面前。艺术探索的丰富实践和市场竞争的严峻形势,都渴盼着理论的观照。如何正确理解继承和创新?如何在博采众长的艺术改革中不至丢失戏剧本体?何为戏剧本体?本体要不要发展?怎么发展?李渔的“立主脑,删枝蔓”的理论有点不够用了。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当代剧作家、理论家、导演、戏剧音乐家、美术家、表演艺术家、戏剧活动家、经营家共同来研究和探讨。舍此,我们就很难实现新世纪浙江戏剧的进一步繁荣。鉴于这样的考虑,省文联领导和省戏剧家协会决定将《浙江当代剧作家丛书》改为《浙江当代戏剧家丛书》,希望在更广阔的层面上,记录戏剧创作和研究的多种成果。

我被委以主编重任实在名不副实,只是和副主编吕建华先生以及省剧协同志一起,做一些版务介绍工作而已。

钱法成先生是著名剧作家,原文化厅长、省剧协主席。他宽厚待人,不仅剧作成就卓著,而且在担任文化行政领导的同时,悉心扶植年轻一代,实践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戏剧工作经验。钱先生对青年的培养不用“生长激素”,擅用“中药调理”,标本兼治,使人终生受益。钱先生还兼任浙江省诗词学会会长,他的不少诗作写的是我省戏剧界的人和事,读来倍感亲切。

沈祖安先生是我省著名的戏剧理论家、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沈老有很深的古典文学修养，诗词功夫十分到家。浙江的剧坛、艺苑，名人名作，历史掌故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晓。沈老不仅见解精辟，为人又非常热心。凡是有利于浙江文艺的事情，他从不推诿，甘心铺路架桥，穿针引线，为他人作嫁衣，崇尚义务劳动，从来无怨无悔。人尊“沈公”，自诩“百搭”。他对浙江戏剧的贡献是全方位的，是文艺界老少无欺的好朋友。

王复民教授是我省著名导演、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，造诣深，功夫精，学养丰厚，为人耿直，对当代戏剧运动的发展常有精到的见地。一直来受到我省文艺界的敬佩和尊重。

吕建华先生是省剧协驻会副主席，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戏剧活动家、剧作家。他大胆涉足于戏剧、影视等各个领域，尤其对我省的小剧场艺术作出了开拓性贡献。

王信厚、孙仰芳先生都是宁波剧作家。两位浙东才子不善言辞，但有着非凡的艺术灵性。王信厚的喜剧天赋令人叫绝。沈仰芳在没有专业话剧团的甬江之滨执着地研究话剧，总能从平凡的生活砂粒中拣出珍珠玛瑙、翡翠玉石，是位难得的鉴赏家、淘金师，更是一名不怕孤独，荷戟前行的战士。

沈经纬女士是位热情多产的女剧作家，她的儿童剧《寒号鸟》令人耳目一新。在她身上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女性作家的坚忍不拔，细微真挚，真如蜜蜂采蜜，春蚕吐丝……

谭均华、金耘都是将门虎子，子承父业，父子英雄。两代剧作家都为浙江的戏剧事业前赴后继，添砖加瓦，成就显著，成为我省剧坛的一段佳话。

薛年勤先生是位才干出众的戏剧活动家，他的可贵之处是在艺术活动的历程中着意于文化积累，笔下所写都是真情实感，真知灼见。

还有许多字字珠玑的剧作选和戏剧文集恕不一一介绍了，留

下一点悬念,供读者细加品尝。

这次出版《浙江当代戏剧家丛书》只是开了个头,好戏大戏应该还在后面。希望有更多的戏剧家的新作新篇,汇编成册,不断问世。这是建设文化大省不可或缺的篇章。但愿能为发展新世纪浙江戏剧起一点鸣锣开道、增色添彩的作用。这真是:“世纪开元万事兴,菊坛艺苑聚群英。行行墨迹皆心血,催动梨园又一春。”

两代戏痴谭家军(代序)

顾天高

我和均华相识已久,但‘称呼’之难却长期困扰着我。论辈分,我是他父亲谭伟的朋友,他当然该属晚辈,然而,实际年龄我却只虚长九岁,最多称个兄长,如若从外貌判断,他肯定更占便宜了,因为他平时的风貌实在太像其父,穿着朴实无华,瘦长的个子,结实的筋骨,戴一付学究式的眼镜,尤其是那一头颇能体现个性的头发,剪成了小平顶,神彩奕奕,看上去比我成熟得多,再要称呼他小谭总觉得不太匹配,也实在叫不出口了,于是,索性直呼其名——谭均华。

均华身上确实潜藏着许多谭伟的基因:热爱艺术、勤奋笔耕、思维敏捷、勇于创新……只要一谈‘戏’,他就眉飞色舞,滔滔不绝,整个人都沉浸在创作的亢奋之中,他的这种状态往往使我产生‘情绪记忆’般的联想。记得廿多年前,有一次我和老谭同去武汉选拔进京演出的剧目,他是当代婺剧界的一棵大树,创作技巧十分娴熟,历史知识相当渊博,对舞台的奥秘更是了解得透彻入微,我庆幸自己有此机会与他同住一室,不仅工作上有依靠,更可当面请教婺剧的古往今来!